

【国内首部披露武警看押部队的长篇军事小说】

# 高度戒备

G A O D U J I E B E I



绝对忠诚 高度戒备 悬念重重 危机四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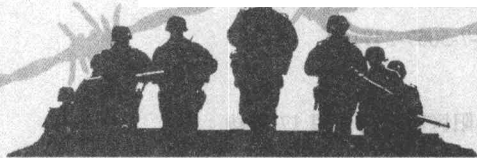
付勇军★作品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321743

G A O D U J I E B E I

# 高度戒备



付勇军★作品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度戒备/付勇军著.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9. 1

ISBN 978-7-5057-2471-6

I. 高… II. 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9673 号

|           |                                        |
|-----------|----------------------------------------|
| <b>书名</b> | 高度戒备                                   |
| <b>著者</b> | 付勇军                                    |
| <b>出版</b>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b>发行</b>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b>经销</b> | 新华书店                                   |
| <b>印刷</b> | 北京佳艺丰印刷有限公司                            |
| <b>规格</b> |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br>18.75 印张 320 千字 |
| <b>版次</b> |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
| <b>印次</b> |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b>书号</b> | ISBN 978-7-5057-2471-6                 |
| <b>定价</b> | 26.00 元                                |
| <b>地址</b> |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
| <b>邮编</b> | 100028 电话(010)64668676                 |

献给武警看押部队，献给那段火红的青春岁月

## |楔子|

2008年快要临近“八一”建军节的某一天，我和一群退伍十多年的战友驱车来到大西北的一片沙漠中，面对一望无际的黄沙，无声肃立。酌酒洒向那滚烫的沙漠，之后，庄严地含泪举起手臂，久久敬礼。

我们在缅怀十多年前一位在这里因执行任务而牺牲的战友——老熊。

十多年前，老熊为了亲手抓住一名丧心病狂的罪犯，走进了这片茫茫沙漠中，就再也没有回来。这么多年，我无法走出老熊已经离我而去的阴影，更无法走出军旅岁月中那些让人灼痛的苦涩记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些记忆中的潮水，那片橄榄色的荣光，就如一颗飞速旋转的子弹准确击中我的心脏，让我颤抖不安，疼痛而迷醉。

我曾经在这片沙漠上对老熊发过重誓，我会在这里耐心地等待着他归来，可在这十多年里，我根本就没有在这里守候过他，因为我在刻意回避生命中那段当兵的历史。如今，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多少年前的误会真相大白的时候，我再也无法控制住对那身绿色军装的留恋，再也无法控制住对那些早早英逝战友的怀念。

炎炎的烈日下，我怆然倒在沙漠上，泪流满面，发疯似的叫喊：“老熊，你说过，你会回来的，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

“是我不好，我没有坚持在这里等你！”

“是我没有坚守自己的诺言，可是，老熊，你也一样啊！你对我说过，你会回来的！你会把那狗日的犯人亲手抓回来的，可你没有啊……”

我就这样面对着漫漫黄沙，喃喃自语，心中回忆的激流如火山迸发一般泛滥成灾。

大伙在我悲情的感染下，都默默地流泪。

再也没有人讲话，都沉默无语，都沉浸在对老熊对往事的追忆之中。就这样默默的，默默的，一直到天黑。

当记忆的闸门被打开的时候，我知道，我再也不会有片刻安宁。回到家中，我决定，把这些记忆中的碎片一串一串拾起，拼圆，用文字的形式追溯那段铁与血的征程，以献给武警看押部队，以献给我那段火红的青春……

## 第一章 紧急行动

情况紧急，我得赶快报警，以寻求部队的火力增援。在枪丢的那一刹那，我的身体依靠在岗楼冰冷的墙壁上，用手按响警报器，急促尖锐的警报声顿时在黑暗的大地上空来回飘荡……



### 1

夜幕低垂，晚霞就像被人猛地拽下一般，整座监狱顷刻沉浸在漆黑之中，散发出冰冷和肃穆的感觉。那高高的岗楼矗立在夜风中，发出呼呼地怪叫，冲击着人脆弱的耳膜，不禁让人浑身发冷，毛骨悚然。

这是华北的一处劳改基地，面积大约有一座小县城管辖的范围那么大，里面的监狱一座接一座，彼此相连，却又分开，监狱与监狱之间的距离有两公里之远，中间与四周被一望无垠的原野包围着。由于这里属于基地管辖的范围，除了武警部队的营房和监狱建筑以外，便很少见到人烟，大部分土地是荒芜的，长满青翠欲滴茂密的芦苇，风一刮，那些簇拥的芦苇群便发出“沙沙”的响声，时而千军万马，时而浅吟低鸣。

我站在监狱四号哨的岗楼上，睁大眼睛仔细地观察着四周，此时正值夏天，酷暑难耐，我偷偷解开风纪扣，用手扇风，不住地咒骂老天爷，他奶奶的，怎么这么热啊？高墙电网上，那硕大的探照灯早已打开，八束极强的光线如尖刀般划破夜空，把监狱围墙里外射得如白天一般。

虽说入伍已经三年，站岗执勤也经历过几百个昼夜，但也不敢丝毫马虎大意。记得当时下连队的时候，指导员就告诫我们新兵蛋子：“你们是光荣的武警战士，是神圣的哨兵，千万不能在自己站岗的时候放跑一名犯人，不然你将背上终身的耻辱！”我一直把这话铭记在心，所以，我睁大眼睛警惕地扫射着监狱高墙里外的每一处角落。要知道，在这漆黑一片的岗楼上担负看押任务，不仅要忍受寂寞，还要时时刻刻防止罪犯从监狱逃跑，更要防范敌对分子对哨兵发动袭击，抢夺我们手中配发的武器弹药。

我就这么高度集中地观察着周围情况，目光穿透夜幕，穿透那炽热晃眼的光线，依次从墙外茂密的丛林扫到那冰冷高大的红墙头，再仔细搜索着那纵横交错

# 高度戒备

GAODUJIEBEI

的高压电网，然后把目光落到高墙与监舍之间狭长的巷道上，那里光线黯淡，能见度低，是我们哨兵重点监视的地方。一般犯人如果想越狱，必须从监舍里翻出，跨过那条3米左右长的巷道，再想办法越出最外面的高墙电网便成功了。

那坚实带有冰凉感觉的半自动步枪被我紧紧地握在手中，掌心渗出湿滑的汗水，不是因为胆怯，而是因为高度戒备，大脑里所有的神经被我绷得紧紧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我浑身的力量在体内躁动不安，澎湃着想找到出口。

还好，一切正常。

神经绷紧了，身体各个部位就会疲惫。我把枪上身，挂在肩上，那寒光闪闪的刺刀便在我的头顶上散发出阴森袭人的感觉。变换了一种姿势，等于休息了片刻，我就在这种惬意的姿势中继续观察着监区。

突然光线一闪。

有人！

一条黑影在那狭长的巷道中蠕动着，藏匿在光线照射不到的死角里。

有犯人想逃跑！

我大脑中这样的念头一闪，随即把那架上刺刀的步枪端在手中，推子弹上膛，举枪瞄准。我想看看是否真的有犯人逃跑，哨兵必须遵守武器警械的规定，如果不能确定，先大声警告，再报警，开枪。

那黑影在监舍墙角的阴暗处停留了一下，当发现附近没有危险的时候，突然以极快的速度奔了出来，暴露在晃眼的光线下，那速度就像闪电一般，让我猝不及防。我没想到犯人竟然如此大胆，似乎也不顾忌站在高高岗楼上持枪警卫的哨兵。

“站住！不许动！”我脱口而出，大声向那企图逃跑的犯人发出警告，威严而洪亮的声音划破寂静的夜空，那突然响起的警告声，让这座日夜守卫的监狱显得更加森严，更加恐怖。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犯人丝毫不在意我的警告，仍然以极快的速度继续奔跑。探照灯的光柱照射在他那高大的身影上，就像是一头凶猛的野兽在丛林中奋力狂奔，浑身充满了野性。

“站住！不然我就开枪了！”我站在高高的岗楼上，俯视着企图越狱的犯人，继续大声警告。我内心中藏有一丝难以言表的情感，有兴奋，有紧张，还有一些恐惧。作为哨兵，遇到紧急情况的机会极少，今天竟然让我碰到了犯人越狱，也让我有了立功受奖的机会，但是没想到的是，犯人暴露了，面对我的警告，不但

不害怕，反而更加有恃无恐。

犯人面对雪白的探照灯，仍然不顾一切以迅疾无比的速度向我这个方向的岗楼奔来。他那黑色的囚服在灯光的照射下，如同一团飞蹿的流星，瞬间，刚才微弱的影子，倏地变成高大威猛、长相狰狞的莽汉，特别是他那张恐怖的脸，在强烈光线的照射下，惨白惨白，散发出死亡的气息。

警告无效，我只得选择下一个动作，以法律的名义，对犯人实行有效打击，坚决履行哨兵的职责和义务。用我枪中的子弹去阻止犯人疯狂的行为，决不许犯人在我的眼皮子底下逃跑！

我举枪瞄准，把缺口和准星对准那快速移动的犯人。

犯人仍向我这里奔来。

我的心也咚咚跳快起来。

近了，近了。犯人近了。现在是开枪的最佳时机。

“呼！”我扣动扳机，子弹带着热浪，呼啸而去，尖锐的枪声把这座沉闷的监狱震得抖动起来，藏匿在暗处的几只小鸟立刻受惊，“哗”地飞向空中，发出凄厉的鸣叫声，在夜幕中急促不安地盘旋，飞翔。

让我奇怪的是，枪响之后，我竟然没有发现犯人，难道我没有击中他？不可能，我明明瞄得很准，这么近的距离，这么好的射击角度，我不可能将子弹打飞。我头皮发麻，一下子把枪收起，把头探出窗户外，想寻找犯人的踪迹。当我向下俯视的时候，一幅匪夷所思的场景出现了，那家伙竟然避开我射出的子弹，悄无声息地奔到我这座岗楼的下面，在岗楼与高墙相接的地方，像只壁虎般地向上面攀登起来。他的动作很敏捷，很轻巧，看出来他毫不费力，眼看就要爬到电网下，我惊出一身冷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这个场面太令人震惊，这犯人仿佛不是正常人，而是超人，是妖孽！

我感觉犯人可能想对我发动袭击，想从岗楼上逃之夭夭，不然，不会全然不顾地挑衅武警。我控制住惊恐不安的情绪，再次居高临下将枪口对准攀爬的逃犯，这次只有5米的距离，我的准星已牢牢套住他的脑袋，这次绝对不会再跑靶了。“砰——”枪声再起，犯人在子弹的怒吼声中像燕子一样在空中飞翔起来，避开了我射出的子弹，划出一个精美绝伦的弧线，并同时在耀眼的光线中变换几种不同的姿势。他在夜空中脱掉上衣，暴露出铁疙瘩一样精实的肌肉，把黑色的囚衣搭在高压电网上，用手抓住那细细的导有几千瓦电流的钢丝，借力用力，让自己的身体顺势越过那挡在面前的电网，向上几个翻飞，便轻飘飘地站在岗楼的

窗台上，站在我面前。

看着犯人一连串迅疾无比的动作，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收缩，简直要呼欲而出离开我的胸腔。这太可怕了，在犯人高超的技能面前，我显得那么渺小，无力。出于哨兵本能的反应，我端起步枪，想把明晃晃的刺刀戳进犯人体内，及早歼灭逃犯，保护自己。犯人身材魁梧，皮肤黝黑，面对我的攻势，并不躲闪，他那狰狞丑陋的脸上布满不屑和张狂，他疯狂地叫嚣着，用手一把握住我那把寒气逼人的枪刺，以巨大的力量一拽，我不能抗衡，手一松，那十多斤的武器便被他甩到窗外，在夜空中像漂浮着火柴棍一样渺小。

情况紧急，我得赶快报警，以寻求部队的火力增援。在枪丢的那一刹那，我的身体依靠在岗楼冰冷的墙壁上，用手按响警报器，急促尖锐的警报声顿时在黑暗的大地上空来回飘荡……

呜……

就是这阵刺耳的警报声，把我从幻境中拉回到现实，原来那种恐怖的遭遇竟然是南柯一梦，我躺在床上，大汗淋漓，想想梦中那种无助和惊恐，心有余悸。

可现在这激烈高亢的警报声，分明是事实，我摆摆手，发现是在深夜，大伙都在睡觉，没错。在铃声的催促中，班里的战友们都呼啦啦摸索着起床了，是紧急集合，一定有情况！我一骨碌爬了起来，穿着衣服，脑海中不断地闪现出梦中犯人越狱的镜头，心头飞出一连串疑问，真是巧合啊！梦中出现的事情竟然在现实中发生了，不然，怎么会在半夜拉响警报？

——很多年后，我仍然为这奇怪的事情感到惊异，后来看书的时候发现一句话可以解释这个原因，那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因为我们部队平时太紧张了，在与服刑人员的斗争中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 2

呜……

警报声仍然不停地响着，划破夜空，响彻大地。

军营里的士兵在警报器的催促下喧哗起来，有呼啦啦的穿衣声，有武装带铁扣子的卡壳声，还有脸盆乒乒乓乓的撞击声，一片嘈杂和忙乱。王少兵还在床上

呼呼大睡，双手抱着枕头，唾液都流出来了，我一下就把他的被子掀了，吼道：“王少兵，快起来，紧急集合！”

“什么事啊？班副！”他揉揉睡意蒙眬的双眼。

“你娘的，肯定是有情况了！”我摸着黑把脏兮兮的军装丢到他的头上，咆哮道：

“你快穿衣服，到武器库领机枪去！”他一骨碌爬起来，套上衣服，跑了出去。

王少兵是安徽籍的兵，高高的个子，傻乎乎的，性情憨厚。平时训练虽然刻苦，可进步不大，用湖北人的话讲，是个中看不中用的东西。不过，这兵老实，听话，好使，所以，班里光荣的机枪手也是由他当。平时外出义务劳动，总是派他去，这孩子每次参加外出任务回来，战友们就逗他：“王少兵，看见美女没有啊？”他便眼睛发直连忙说太多太多了。时间长了，我气得要死，训他：“你就不会说点假话啊？他们问你，你就说干活去了没注意。”哎，为他的事情我没少操心。

“六班，六班还在磨磨蹭蹭，快点出来！”一听就知道是二排长贾银亮高亢的嗓门，又在催命。我慌了，吼道：“六班全体注意了，赶快到武器库领枪支，完毕到班门口集合！”我率先向武器库那里奔去，这些小子们跟在我的后面还算利落，领完枪支过后我带队到中队门口，四处环顾，嘿嘿，还不算晚，就一班抢了个先，我心中暗喜，不会挨训了。

警营里总是安详与紧张并存，刚刚还是宁静的夜晚，而现在每个人的神情都是严肃的，充满着紧张的火药味。就5分钟的功夫，全中队107名战斗成员全部到齐。中队长高强、指导员王海东与几个排长在商量着什么，让人觉得非常诡秘，又觉得好像有大战来临一样，我突然想到了刚才那场奇怪的梦，该不会和那梦一样，有犯人越狱吧？

“全体注意了！”贾银亮的吼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所有军人立刻挺身立正，再稍息，报数，检查装备，敬礼……这都是部队的老套套，可二排长贾银亮做的一板一眼，这是一个非常敬业的军人，长的相貌堂堂，身材魁梧，特别是他那双眼睛，在黑暗中散发出冷峻如电的光芒，如同凶猛扑食的猎隼，冷酷无情，让人不寒而栗。

中队长高强接受了值班排长贾银亮的报告后，扶了扶自己的军帽，又用手擦了擦军裤，他这可是老习惯了，每逢有重要任务来临，他总是无意识地在我们的

队列面前这样做，我们这些兵私下形容说他是紧张。我明白，今天肯定是有重要任务，我望着他大步流星走到队伍的前面，期待着他赶快说个明白。

“同志们！”身材微胖，皮肤黝黑的中队长高强说道。

嚓……

我们下意识挺胸收腹，立即立正，队伍顿时整齐如一。

“请稍息！”高强的双目炯炯有神，面带庄严而肃穆的表情对我们继续道：“刚才接到支队通知，我们部队下属的某监狱发生了3名犯人的脱逃事件，上级要求我们立即包围该监狱，加强对监狱四周有利地形的戒备，养兵千日，用兵千日，这些方案我们平时演习过多次，按照事前预定方案正常进行，加强对特殊地形的火力控制，2号哨，3号哨各一挺机枪，监狱大门口一挺机枪。公路，码头，铁路火车站等交通枢纽其他兄弟部队已经进行了警卫。要严密监视监狱犯人的思想状况，如有顶风违法的犯人越狱脱逃，要按照武器警械的规定，坚决给予打击！下面由指导员进行补充！”

指导员王海东是个儒雅军人，白净净，个子不高，貌似文弱书生，他知道情况紧急，忙摆摆手，说：“我不多说了，同志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手中武器！”

“全体注意了，跑步走！”领头的贾银亮与中队长高强带着我们这些战士冲向夜幕茫茫的营区外。

此时正是晚上12点，外面漆黑一片，能见度极低，只有天上的一盏盏星光，正调皮地眨着眼，露出微弱朦胧的光芒。

监狱离警营区不到60米远，是座很宽广的建筑，占地面积很大，里面有犯人的生活区、警戒区、宿舍、活动室、禁闭室等等，四周是高墙电网、探照灯、岗楼，还有我们这些武警战士值勤的警卫，警戒森严，一般的老百姓看到这样的场景都毛骨悚然，认为离他们的现实太远了，可这就是我们战斗的地方，是共和国最大的劳改基地，也关押着首都绝大部分的犯人。

60米的距离，对于我们这些久经训练的军人来说只是短暂一瞬，我们六班在队伍的中间，而前面的部队已经到了监狱大门口，只听见大门口的哨兵“啪”的下枪声，在向值班首长报告。监狱大门口灯火通明，哨兵的刺刀已经上了架，寒气逼人，狱警进出很多，一派匆忙的景象。

“一班卧倒！出枪！”这一班的战士们还真不赖，呼地卧倒在水泥地上，8名

战士成扇形包围监视着大门口，那挺班用轻机枪已经竖立在地上，黑洞洞的枪口瞄向监狱坚实的大铁门。

“二班跟我来！”

“三班跟我来，到四号哨位！”

“四班快点！到五号哨位！”

各班指挥员果断的命令声，干脆、洪亮又有节奏。

空气骤然紧张，让我又想起那令人恐怖的梦境。

“六班长，六班长高向阳干什么去了？”二排长贾银亮向我们六班吼来，我忽然意识到，我才是副班长，班长高向阳已经请假回家探亲了。没想到我现在已经站在战斗小组指挥员的位置上，我一个激灵，从幻觉中醒来，向身后的战友喊到：“六班，目标，三号哨位，跑步走！”

三号哨位在监狱围墙的最后面，外面被荒芜的原野所包围着，我们沿着高高的围墙向前跑，踩在砖铺的小路上叽叽发响。小路下面是壕沟，长着一人多高的芦苇与蒿草，王少兵背着机枪歪歪斜斜地向前冲，枪管扫着身边的芦苇叶，苇絮像雪花般地顿时飞舞起来，粘到我们橄榄色的军装上遍身都是，这小子，总是大大咧咧的。

夜晚的星空十分静寂，只有我们身前与身后的探照灯发出刺眼的光芒，划破这美丽的景象。岗楼上的哨兵在来回地移动着，伴随着夜幕与灯光，好像是电影中才能见到的画面，充满紧张与刺激。这样的夜晚与这条围墙的小路，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熟悉，无数次夜晚，我们背着枪支巡逻在这里，无论春秋，还是酷暑寒冬。

我们跑步离目的地快10米的地方，哨兵突然朝我们大喝一声：“口令？”我们赶紧止步。明明知道我们是同一个中队的战友，还要发口令，真他妈操蛋，我回令：“紧急！”

对方在岗楼上答道：“任务！同志们辛苦了，这里一切正常！”好小子，这才有点人情味。

在离岗楼20多米的地方是一条通往犯人劳动区的大路，我们在这里停了下来，王少兵将机枪放在地下竖立起来，然后趴到地上，将枪口对准监狱围墙。我指挥着其他的战友占好战斗地形，不然，一会儿当官的过来又要吼我。

真有点像演电影，这里地面低洼不平，杂草丛生，蚊子个头非常大，像战斗

# 高度戒备

GAODUJIEBEI

机一样包围着我们嗡嗡直响，咬在身上一会儿就鼓起个大包，又痒又难受，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

七班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他们在监狱围墙两个岗楼的中间，也就是我们刚刚跑过来的那条路上，远远看去每隔3米就有个人影在晃动，看来他们布控已经完毕。七班长是我的老乡，叫裴仁艳，襄樊人，崇尚习武，有一身鼓梆梆的肌肉，看上去非常精神。这是个已经服役5年的老兵，今年马上就要退伍了，就因为上次和我们一起外出喝酒，受了处分，至今入党问题还没有解决，哎，都是我害了他。

想起了上次的喝酒，我的思绪便杂乱起来，心中涌起了一种暖暖的温情。前些时间支队搞演讲比赛，我到驻地附近一家商店买东西时，认识了一个女孩，是这家商店女老板的妹妹，叫钱歆，长得青春靓丽。因为我们彼此都喜欢文学，我们渐渐相爱了，相互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可部队纪律规定，义务兵不能在驻地谈恋爱，我只好借每次外出的机会与她偷偷约会。时间长了，老乡战友们很多都知道，都喜欢跟着我到她家去，而她家人也非常喜欢我，自然，我的战友们来了也是盛情接待。让我们这些当兵的年轻人有了解馋的机会，部队的领导估计也心中有数，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想这样倒害了七班长，一次在钱歆家吃饭，我们喝酒喝多了，歪歪斜斜地回到部队，被中队领导看见了，大怒；于是就给兵龄最长职务最高的裴仁艳记了警告处分一次。

我正在懊悔的同时，班里最小的战士杨春来朝我小声地喊道：“副班长，里面有情况。”

什么？我敛住呼吸，仔细一听，原来监狱里的犯人正在集合，有一名犯人不听话，被警察大声的训斥着。这个监狱里关押着一千多名犯人，都是7年以上的重刑犯，有曾经的教授，政府官员，有小混混，还有更多的青年。可惜啊，这些人的生命就这样浪费了，人被困在高墙电网之间，也许这个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自由的可贵。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的睡意慢慢地涌出来了，刚才的兴奋全部抛到了九霄云外，战友们噼噼啪啪地拍打着蚊子，手掌心沾满鲜血，这就是青河农场的一大特色（青河农场就是这座劳改基地对外的称呼），“三个蚊子炒一盘”。几个战士忍受不住蚊叮蝇扰，从地上爬了起来，卷起袖子抠痒，我小声的对他们说

道：“就你们这个样子，怕苦怕累，怎么打仗啊？快趴下！”“是！”他们又老实地趴到原地。

“副班长，你说的那个单位的犯人越狱了，怎么我们中队也要紧急行动啊？”杨春来趴在地上小声的问我，全班就数这小子好奇心最强，最啰唆。

“不该问的别问。”王少兵愣愣的在最前面甩过来一句话。

“可能是二大队三分场的监狱跑了3个犯人吧！我们的行动是上级通知下达执行的，这叫警惕性强！”我说。虽然我嘴上讲着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心里也一直骂着这部队该死的形式主义，当兵快3年了，我已习惯了部队高度紧张的军旅生活，部队就是这样，有事没事就喜欢折腾人，吃饭前要唱歌，睡觉前要唱歌，出操要使劲喊口号，列队要整齐，就连营舍我们床上的被子，也要叠得整整齐齐，好像切的豆腐块一样，麻烦！

夜晚的天空灰蒙蒙的，繁星点点，远处的大地都是漆黑一片。风儿吹着芦苇和篙草在沙沙作响，虫子在壕沟的湿地里咕咕歌唱，只有监狱的灯光显得那么刺眼，仿佛是这个静谧夜晚的入侵者，打搅了这个大地原有的安宁。

前面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听见有战友在下枪报告，原来连队首长查岗来了，我忙吩咐全班的兄弟们老实点。不一会儿，指导员王海东在通讯员的陪同下，走到我们这里来了，我忽地站了起来，扶正军帽，整理了一下子弹带，用军人标准的动作跑到指导员面前，敬礼，汇报一切正常。指导员和蔼地笑了笑，问候了我们一下便向下一个岗位走去。通讯员潘军桥从我身边擦肩而过，突然猛地扯了一下我耳朵，偷笑着撒腿便奔，这狗日的，总喜欢搞突然袭击，揪得我耳朵生疼，看我不找机会报复他！

看来今天我们的任务完成的不错，指导员还是很满意，没有对我们进行批评。说实在话，在部队，受批评是家常便饭，一段时间没受训心情就非常开心，我们的心思也特别单纯，总是积极要求进步。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又过了40多分钟，已是凌晨5点多，部队一次突然演练，整整折腾了四个多小时，我打了个哈欠，困死了。几个战士也和我一样，睡意朦胧。算了，我也不管他们了，是个平安夜，我就心满意足了。

砰！

突然，大门哨的位置传来一声尖锐的枪声，划破了寂寥的黎明，警报铃声急促的怪叫起来，非常刺耳，我嗓子发紧，心突地提了起来，几个战友从地上一骨